詩畫奠二郁

曾敏之

江南的富春江鶴山之上，有碑亭一座，是爲紀念郁華郁達夫兩昆仲樹立的。郁華於抗日戰爭時期在上海孤島從事律師業，爲反抗日本侵略者，他挺身不顧安危，被日本憲兵殺害。郁達夫於抗戰時期，離開杭州家園，奔赴南洋，在新加坡等地發動華僑支持抗戰，揭露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罪惡。待太平洋戰爭起，日本侵略軍攻陷新加坡、馬來西亞等地，郁達夫流亡蘇門答臘，因身份暴露，也被日本憲兵殺害，二郁都爲國捐軀。郁達夫的被害情況經多年由日本友人查訪才明眞相：郁達夫於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，但已找不到他的遺骸。二郁原籍富陽，他們的家鄉痛悼之下，於富春江的鶴山建亭樹碑紀念。

一

著名的革命老人何香凝，特畫了一幅畫以表達悼念。郭沫若題了兩首詩於畫上——

其一

難弟難兄同殉國
春蘭秋菊見精神
能埋天地天不老
終古馨香一片眞

其二

雙峯挺秀意何如
彷彿眉山有二蘇
況復墳筐同殉國
天涯海角聽相呼

當年我遊富春江，在鶴山的春江第一樓遠眺江景，也不禁悼念二郁先賢，寫了一首小詩——

鶴山叢綠繞江樓
極目雲帆逐浪鷗
指點江山名勝處
兩賢風範足千秋

而香港卻不免銅臭味濃，以表象化的文化建設，迎合中西文化，難以維持人文精神，難免受到外力的策動而形成令人憂心的隱患。

二

中南海已發出重塑道法的指標，在「文化產業」的熱潮中，不應忘記人文基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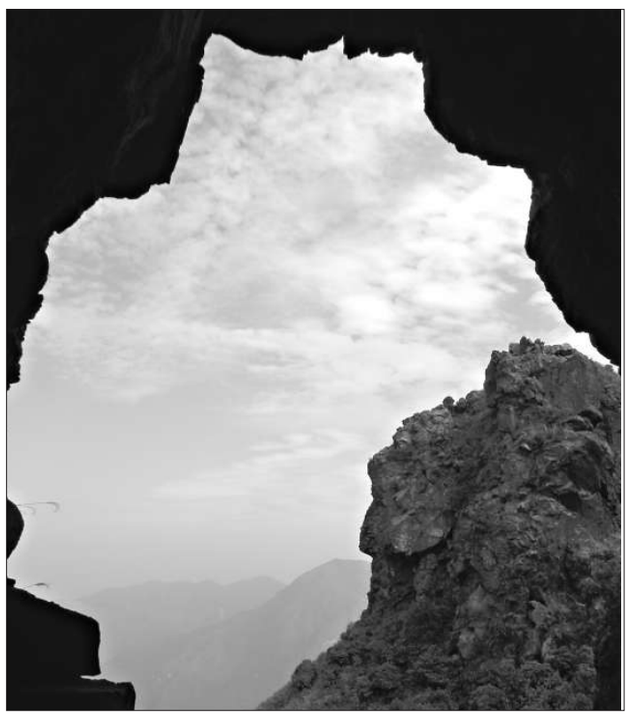
杜宣遊日舊題詩

杜宣是在上海與田漢曾爲左翼文壇從事戲劇運動的作家。新中國誕生後，他以兼能外事活動，爲新中國的人民外交多所盡力。後來又與著名作家孫峻青共同籌劃出版《文學報》。上海的《文學報》與北京的《文藝報》堪稱南北文壇相輝映。《文學報》已創辦多年，改組後杜孫兩人都卸肩了。

杜宣由於有人民外交的條件，「文革」前他曾奔走於外國。遠在中日尚未建交之前，他於一九六三年訪問日本，後來重遊，題過一首七律詩反映了他的思想感情，詩是這樣寫的——

今日重遊不忍池　櫻花已落我來遲
不堪瘦損山頭雪　卻喜新添劫後枝
碧水有情迎舊燕　東風無際拂紅旗
他年再度東來日　應是蓑蓑芳草時

杜宣的詩，大書法家沈尹默爲之書寫成條幅作紀念。杜宣於「文革」期間也受「四人幫」迫害，其詩與書法幸能保存，值得一記。



羅漢塔　（攝於鳳凰山）丁　建

誰是詩壇冠軍？

陳魯民

前不久，有人出書，把古今詩人按詩歌質量排序，引起很大爭論。因爲，詩無達詁，詩無定評，質量確實不好說誰第一，畢竟文無第一，武無第二，這是見仁見智的事。毛澤東喜歡「三李」，不喜歡「三杜」，就是一例。但詩的數量容易分出多寡，都有記載，多者自然就是冠軍。

乾隆皇帝，無可爭議的冠軍。他的《御制詩五集》共四萬一千八百六十三首，平均起來，他每天要作詩一點八首，而且要從一出生就算起。不過，乾隆的「高產」背後有一套鮮爲人知的秘訣，據《清朝野史大觀》記載，乾隆作詩「初無定稿」，或即興口授，或硃筆作草，稱爲「詩片」，由廷臣學士退下「抄錄」後恭進，遂成御詩。由這類馬屁大臣炮製出的詩作，充其量不過韻平字正而已。正因爲如此，乾隆的幾萬首「御詩」，流傳至今能爲人傳誦者寥寥無幾，質量平平，沒有一首能夠長期廣泛流傳。他的詩偶有寫得好一點的，像在避暑山莊寫荷花的「霞衣猶耐九秋寒，翠蓋敲風綠未殘。應是香紅久寂寞，故留冷艷待人看」，有些意境，但比之朱洪武皇帝的「馬渡沙頭苜蓿香，片雲片雨過瀟湘」似還有不如，更不要說和同樣做過皇帝的南唐後主李煜等一流詩人比了。

王鐸，亞軍。王鐸，明末清初開宗立派的大書法家，十三歲開始臨習王羲之的《聖教序》，一生書法作品達萬件以上，現在流傳下來的墨跡近千件，石刻作品更多。他不僅書法有大成就，於詩歌上也收穫頗豐，別有建樹，他是當時北方詩壇名家，其詩具有雄壯正大的精神內涵、闊大高遠的詩歌境界，具有強悍蓬勃的生氣活力、雄奇恢弘的氣勢。他才思敏捷，精力過人，一生寫詩約兩萬首，僅《擬山園詩話》中就存其詩四千九百五十四首。可惜，由於他的降清，當時文人鄙視其操守氣節，同時也看輕他的詩作，相約不收錄他的作品，再加上他的詩作古奧難解的擬古創作方式、拗硬生澀的用詞，因而流傳開來的很少。

楊萬里，季軍。楊萬里，南宋傑出的詩人，一生力主抗金，與范成大、陸游、尤袤合稱南宋「中興四大詩人」。一生寫詩近兩萬首，今存四千二百餘首，詩文全集一百三十三卷。楊萬里學問淵博，才思健舉。他的作品不拘一格，富有變化，既有「歸千軍、倒三峽、穿天心、透月窟」雄健富麗的鴻篇巨製；也有狀物姿態，寫人情意，隨手拈來，卻能曲盡其妙的寫景抒情小詩。詩風平易自然、構思新巧、幽默風趣、清新活潑，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。他又十分注意學習民歌的優點，大量吸取生動清新的口語謠諺入詩，因此，他的作品往往「俚辭諺語，衝口而來」，給人純樸自然的感受。

陸游，屈居第四。陸游，南宋著名詩人，自幼好學不倦，十二歲即能詩文，一生創作勤奮，苦心孤詣，寫詩九千多首，多得以留存。內容極爲豐富。或抒發政治抱負，反映人民疾苦，風格雄渾豪放，氣魄雄渾，近似李白，故有「小太白」之稱。或抒寫日常生活，柴米油鹽，婚喪嫁娶，也多清新之作。其詞作量不如詩篇巨大，但和詩同樣貫穿了氣吞殘虜的愛國主義精神。楊愼謂其詞纖麗處似秦觀，雄慨處似蘇軾。著有《劍南詩稿》、《渭南文集》、《南唐書》、《老學庵筆記》。後人評其詩作，說陸游其實不必寫那麼多，有一首《示兒》就夠了，就足以奠定其在詩壇地位。

希望認識更多好人

許俐麗

寫這個標題的時候，我心裡想的是，社會上對「好人」這個概念，是個什麼看法？今年我遇到三個司機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心得。

司機一：

每天擠巴士上下班，我與當班司機混得臉熟了，我想他們也認識我的，只是極少說話，用擺手或表情回答我的問詢和要求，個別司機臉上的戾氣我印象很深。

有一天，早班車換了一個姓陳的司機。他的風格與其他司機不太一樣。他開車，不急不躁，沒聽見過他的抱怨和牢騷。等乘客都上了車，他從車內後視鏡裡一直盯看，常說一句「麻煩大家往裡騰一騰，抓好扶手」，確定所有的人都站直坐穩了，才徐徐起步。

路上，沒見過他突踩油門、急打方向盤這些手忙腳亂的動作。香港也會有人沒打方向燈就超車，突然遇到有車橫擠過來，陳司機不氣惱，他必定減速，右手從移動玻璃窗伸出去，示意先走。超車的司機不忘向陳司機揮手，以示感謝。幾乎每次坐陳司機的車，都能碰到這樣的事，因此，問他怎麼這麼好脾氣？陳司機笑笑，急煞煞超車的人，一定是有什麼緊要的事，讓讓他何妨？

乘客點頭稱是。要知道，香港人上班是掐着秒表、猴急火燎的，陳司機這麼開法，不是慢了幾分鐘？但車裡沒人抱怨。

對於這樣的細節，我沒想到，它絕不僅僅是這兩人之間的雙向傳遞。封閉的車廂是一個情緒空間，一個司機的言行會直接影響到乘客的心情。反正這一個個早上，在我的記憶裡至少是，溫暖的。而且，我相信，溫暖是有連鎖式反應的。

陳司機蠻有品位。

司機二：

一個下午，好不容易攔了一輛的士。看司機後腦勺，怎麼估計也該有七十歲了。我不敢叨擾他，怕老人家一不小心走神，把車開到海裡去了。

走了一會了，司機突然問，你去哪？年紀大了，記性差。我心裡「咯登」一下，忙看司機牌，問司機貴庚？「八十四。」啊！這老頭「很牛」啊，不好好在家「hold」住玩，還開什麼車？純屬找閻王。我再次報了地名，就走神了，後悔把自己撲通一聲扔進這輛車裡。

可這個老黃司機卻一路抖起威水史：「你以爲我老啊我玩車六十年，你都沒出世。年年路考年年過關，沒高血壓心臟病，前列腺也不發達。」他說今年路考一天沒上洗手間。

這老頭！我直樂，原先拎在嗓子眼的心縮回去了。「人啊是不是很化學？我老竇活了一百零三歲，他就是腎水好。」老黃要着機靈。我突然想起有個患糖尿病的親戚，天天自打胰島素，眼都快瞎了。老黃叫起來「你碰對我了！」他指了指副駕駛座位後面，「看到沒有？」我這才發現，後座吊一塊小牌牌，被風吹得非常歡樂——「糖尿病救星」——本司機專醫糖尿病，包斷尾，不復發。斗大的紅字下還劃上波浪線。一瞬間，這八十四歲老司機的背後，煙花四射。

嘩啦十五分鐘到站。老黃見我對他感興趣很高興。他乾脆把車停在一個空地，從包裡掏出一張寫得密密麻麻的紙遞給我，「水花四濺」不厭其煩地教我煲藥幾個步驟，放幾碗水，如何煎煮，還寫下電話號碼，說搞不懂的就找他。我怕誤了他賺錢的時間，拿出手機拍了幾張照片後，塞給他一百元，轉身走人。

「哎哎，找錢！」他「嗖」地竄下車，攔住我，「你當我什麼人啊！」我有點意外，何爲「人」也？一撇一捺謂之「人」。「巖！我老竇講過，前面一撇代表自己，後面一捺代表別人，一個人向前走，要走穩，主要靠你自己，是不是？但能走多快？能走多遠？就必須靠別人。你說是不是？好希望能幫到你。揸住餘錢。」

司機三：

上月底，在屯門黃金海岸，參加個活動。因地方不好找，朋友就讓他一個朋友開車送送我。

這個宋姓朋友一大早，就趕到我樓下。坐上車，看見他扒拉着塑料紙，小口小口沒聲音地嚼着那種最普通的圓餅乾，沒有水，噎的時候一下一下的，有點吃力。他遞給我兩塊「吃早餐了嗎？要不要吃？」

我這段時間發燒嗓子疼，一直咳嗽，在別人車裡，很想憋住，文明點，但沉不住氣，連連「發炮」，實在可憎。他看在眼裡，說，吃藥了嗎？你是寒咳，沒痰。他在車前箱掏出一盒必理痛，「要不，先試試這個，不行的話，活動完我一定帶你去看醫生。」他把我當自家人了。他說一九七九年移民香港，那時天天睡前都在想明天怎麼活下去，一件衣服穿十年，被生存追得雞飛狗跳，苦吃得太多了，幸虧有不少好心人幫他，現在他做物流生意，閒時當義工，感覺身心愉悅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想起一句話「河流自然而成河岸」。

活動結束，剛好有順路車，我就沒讓宋先生送。他在主禮台下朝我做了一個手勢：喝水吃藥。我對他笑笑，點點頭。

第二天剛上班，就收到一條信息。是宋先生發來的：如果你能尊重自己，愛護身體，少給家人添麻煩。那你就可以說是個健康好人了。記住去看病啊！不能拖的。我覺得，一個人，能對一面之交或許永遠不再相見的陌生人，如此關愛，眞的夠可以了。遇見他們，我高興數天，他們會長長久久地在我心中活得很好。

對「好人」這個概念，每個人的理解和人生體會都是不一樣的。你的理解有多深，你的「爲人」就有多深。

賽里木湖　（攝於新疆）冰　凌

《廁所之書·第一本廁事大全》

鄺穎萱

看電視某奶粉廣告宣傳有助嬰兒「便便」，父母看見BB有大便欣喜若狂，優質大便對嬰孩是否重要，不得而知，但排泄物與人類文明卻有密切關係。

《廁所之書》（The Big Necessity）就是研究全球不同文明如何處理排泄物，題材吸引，因但凡屬人類禁忌的題材都會引人入勝，如死亡、性愛等。而排泄物當然亦是難以啓齒的禁忌之一。其實作者佐治（Rose George）是一個傳媒人，經常在紐約時報、英國衛報撰文。佐治認爲廁所是人類文明的基石，好像小孩接受「如廁訓練」，是進入社會的第一步，當懂得控制大小便，懂得如廁，象徵他們學懂適當得體舉止第一步，就如一個社會如何處理人類排泄物一樣，亦可以看到這個社會如何看待自己的事物。處理「人類排泄物」其實充滿政治、文化、宗教的含義。

作者分別討論不同民族，國家處理糞便的方法並作出人類學的觀察，舉例日本廁所文化，香港人都領教過，如果你曾經走訪日本，酒店房內廁所的先進功能，如自動化噴水清洗及熱風烘乾的坐廁，第一次用的時候都頗令人嘆爲觀止，因爲不懂日文按鈕而被噴得一身濕，不少人都有這個經驗。

六十年前日本人仍用「踏」的茅坑旱廁。今日，這些先進的多功能坐廁成爲家庭必備，當中轉變是一場人類行爲革命，背後推動者是日本衛浴產品生產商ToTo。ToTo一年銷售額超過四百億美元，這個品牌原本只生產陶瓷，二次大戰後美學進駐日本，例如生產抽水坐廁，但當時的日本人卻毫不習慣，認爲皮膚接觸到冰冷廁板蠻不好受。一九六四年ToTo引入有沖水及熱風烘乾功能的廁所，可惜結果失敗，主要原因是太貴。

作者分析世界上人類排泄物處理有兩大陣營，一是濕洗，一是乾洗，即沖水及不沖水，用紙清潔或用水清潔。一如汽車分左駕和右駕一樣，印巴民族是濕洗，日本傳統是乾洗，日本人爲何在經過四十年後作出重大改變呢？這與ToTo改革經營有關，他們不斷改良坐廁，包括噴水口準確度，將產品安裝在飯店、百貨公司廁所內，讓大衆試用，甚至聘請知名女歌手大賣廣告，最終這個品牌徹底改變了日本人乾洗的傳統。

更有趣是ToTo進軍美國，美國品牌American Standard的產品因沖力不足被消費者詬病，反之ToTo則在全美住宅建築商協會沖力測試名列第一。關鍵是ToTo工程師在測試沖力時採用他們愛吃的味噌即miso配方，黏度最接近排泄物，比美國公司以薯蓉、香蕉泥和麵粉加水作測試，效果更好。《廁所之書》包括其他有趣的故事，如印度窮人以手清理，中國農村豬屎處理與沼氣能源等。這本書，可以令大家掌握一個有趣的話題，討論排泄物始終是禁忌，若然用一個研究態度去談論，就變成博學！

古代刑訊逼供

劉　亮

在我國古代，刑訊逼供是一種殘酷黑暗的法律制度。早在西周時期的《禮記·月令》就有記載：「仲春之月……毋肆掠，止獄訟。」「肆掠」指的就是刑訊，仲春之月要停止「肆掠」，也就是說其他時節是允許刑訊的。秦朝的刑訊制度規定：能根據供詞追問，不用拷打而得到案件實情的是上策，而用拷打的方法得到實情的則是下策。在審理案件時，必須「先盡聽其言而書之」，讓犯人充分陳述，把話說完，再根據疑點發問，經過多次追問而仍然欺詐且拒不服罪的，就要依法「笞掠」。秦律雖然提倡不用刑訊逼供的辦法審案，但也承認了刑訊的合法性。

西漢時期的司法機關在審訊中，把犯人的口供作爲判決的重要依據，進一步確立了刑訊制度。按漢律規定：如果判官認爲罪證確鑿而犯人仍不認罪，就可採用刑訊的方法。後世的唐宋等朝代也大多依漢朝的規定。

《唐律疏議》記載：「諸應訊囚者，必先以情審查辭理，反覆參驗猶未能決，事須訊問者，立案同判，然後拷訊。」唐朝由於審判經驗的積累，刑訊方法也制度化，如規定拷打犯人不得超過三次，但在實際操作中，這些限制缺乏約束力，連唐朝皇帝也承認司法機關「肆行慘虐，曾靡人心」。武則天時，爲排除異己，鞏固自己的統治，啓用了一大批酷吏，刑訊逼供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。著名酷吏來俊臣審問犯人時「不問輕重，多以醋灌鼻，禁地牢中」。在這種威逼下，囚犯「戰慄流汗，望風自誣」，許多良善之人被屈打成招，導致了一大批冤假錯案的發生。

古代刑訊逼供的制度化，不僅是由於封建統治者鞏固其統治，還與古代的定案方式本身有密切關係。古時候，犯人的口供歷來被認爲是判決的主要依據，明朝規定「必據犯人之招革，以定其情」。清朝說得就更明白了：「斷罪必取輸服供詞。」但怎樣才能得到口供呢？犯人如果自願招認，那自然好；如果不招認，那就必須使用刑訊了。特別是有些特殊案件，上級嚴限時日催促結案，刑訊逼供就成爲必要的手段了。如今，刑訊逼供被認爲是一種極惡劣的審訊方法。我國《刑事訴訟法》也明確規定嚴禁刑訊逼供，但在司法實踐中，刑訊逼供仍偶有出現，這無疑是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目標背道而馳。

故鄉不遠

段懷清

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，我到上海參加升學考試，從武漢關碼頭搭乘江漢輪到上海，需要四十八個小時。考試完自滬返漢，上水需要六十個小時，也就是三夜兩天。儘管長江兩岸風光秀美，一路上將唐詩宋詞中提到的兩岸景色一一對照來讀來看，時間久也，多少還是有些寂寞——船畢竟不是一個自由的空間呵！但那時候武漢、上海之間沒有直達的火車，飛機又不是我們這種讀書人坐得起的。所以乘船就成了唯一的方式。幸運的是，我獲得了繼續升學讀書的機會，而去滬上報名，竟然搭上了武漢、上海之間的首列直通火車。雖然時間仍需要近二十個小時，但比起乘船，還是縮短了不少時間。也因此，在後來讀書期間，乘火車往返於滬漢之間，就成了每年四次的另類「功課」。畢業後我曾到法國，搭乘過從巴黎到法國西南部靠近大西洋的邊界城市的特快列車，類似於我們今天的動車。當時在火車上就想，我們自己什麼時候也有這樣快捷乾淨的火車就好了。那時候，武漢和上海之間，也就不再那麼遙遠了。

沒有想到的是，後來在武漢與上海之間，還眞開通了這種快捷乾淨的動車，而原本需要十多個小時車程的旅途，現在只需要四個多小時。眞有「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」的輕快與舒暢！原本視爲畏途的故鄉探親之旅，現在也就半天即可抵達了。以致於喜歡坐在火車上看看窗外景色聊聊天的女兒，竟然嫌現在的動車太快了！

不過，火車再快，也還是需要時間的。對於遠在異地他鄉的我們來說，對於故鄉的思念，有時候確實不是生活在家鄉的人所能完全理解的。譬如我們夫婦都是湖北人，都在武漢讀過書，都對武漢的小吃風味迷戀不已，可上海人偏偏對武漢風味不大有興趣，不像在北京，還隨處可見「九頭鳥」一類的湖北風味菜館。於是，想起當年在武漢的「過早」，那些只有武漢人叫得出的麵窩、鍋貼、歡喜坨、糯米雞、豆皮、油條、米酒、豆腐花……眞是餘味猶在呀！

其中我們最念念不捨的，是好像總是吃不夠的熱乾麵。爲此，我曾經寫過三篇文章，講述我們在離開武漢的十多年時間裡，在異域他鄉如何爲了吃上一碗熱乾麵而不辭辛勞的故事。單就此而言，武漢與上海之間的交通條件再改善，還是不能讓我們在滬上就能輕易解饞。沒有想到的是，如今有了網上購物，這個困擾我們的問題，似乎亦能部分解決了。

前幾天，我和妻子突發奇想，聽說武漢的蔡林記熱乾麵有了袋裝的，那麼網上是否能夠購買到呢？等到網上搜索一看，果然有專門銷售湖北特產的網上店舖。妻子一下子花了一百多元，訂購了四大袋，每袋八小包。我在一邊打趣說，當年我們在武漢讀書的時候，一次買二兩熱乾麵，費錢一毛二分。現在一百多元，當時不知道可以買多少碗熱乾麵！四袋熱乾麵很快就送上門了。看着袋子上那再熟悉不過的熱乾麵照片，心裡面的感想實在不少，其中最直接的一種感受，那就是「故鄉不遠」。